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四至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莫瞻菴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_臣陳木

謄錄監生_臣甯汝櫺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四

吳江陳啟源撰

魯頌駟之什

魯頌四篇箋疏以為作於文公時宋世說詩者以泮水
閔宮二詩多祝願之詞疑為僖公時作不知僖公居位
最久故有難老眉壽之稱至萬有千歲語特頌美過其
實耳非必生前之祝願也序言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

史克作頌孔疏謂僖公在時不應請命於王自頌已德
故知作於文公時斯言良是且非直此也季孫行父文
六年始見春秋經至襄公五年而卒卒之年去僖公之
薨凡五十九歲當僖公世行父方在童齡安能任請命
之役乎又禮記檀弓疏引世本行父乃公子友之曾孫
云友生薨仲生無
逆無逸生行父據春秋杜預注范甯注則行父是友
之孫友為僖公季父且事僖其孫及曾孫未必事於僖
公世也

駟

牧馬垌野無妨田作不必言務農而務農在其中矣飲
酒樂胥情理優厚不必言有道而有道在其中矣使人
得之於言外此所以為善頌也朱子譏序為鑿徒以其
詞而已夫古人作詩多微詞渺指言有盡而意無窮豈
能如後人記事之文講學之語哉

駟駟牡馬疏云牧馬定本作牡馬詩考云河北本作牧
馬可見古詩牧牡二字迭用今本注疏作牡餘本同惟

呂記首章作牧馬

駟篇所說馬名凡十有六其七爾雅無文而賴傳以明

驪黃騂騄雜驥也然傳云豪駟曰驥疏以為駟

古案切脚

也毛白長說文云驥驪馬黃青也所言物色互異其驥

則傳云赤黃說文云赤色驥則傳云倉祺

亦作驥

說文云

青驪文如博棊及驪之純黑深黑駟之赤身黑鬣與赤

馬黑尾毛皆稍異而不甚相遠惟黃與雜說文無釋要

之毛先於許當以傳為正矣又案驪駟二名亦見爾雅

但未解其毛色耳而驪馬則與爾雅之驪

釋畜云四駸皆白驪駸口

交切駸也

物色相類豈一馬而兩名與又案十六馬中

驪音增

其驪皇黃驪駸駸七者別見他詩惟小戎之驪東山

之皇四牡之駸皇華之駸有傳皇駸駸傳與駸同驪則

彼傳云驪文此傳云倉驪彼疏謂青黑色名蒼馬名驪

亦作蒼文此疏謂驪是黑色倉驪青而微黑也則二傳

義亦同又四鐵傳以驪訓鐵鐵驪皆黑義亦同此傳

驛本作驛從馬驛

息營切

省聲馬赤也惟駸篇有驛當此

義驛驛角弓當作解驛牡驛黑驛剛皆當作犇又有羣
其尾當作解

駟四章分配良戎田駕四馬本毛傳之說而孔氏申之
云良馬以朝祀故曰彭彭言有力有容也戎馬齊力尚
強故云伾伾言有力也田馬齊足尚疾故云繹繹言善
走也駕馬給雜役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言彊健義允矣
後儒說詩罕用其說惟宋張文潛衍其意言良馬以朝
祀故云斯臧戎馬尚強故曰斯才臧言其德才言其用

也田馬尚疾故云斯作駕馬給雜役故云斯徂作者習其動止之節徂則足以行而已於義更暢惟斯作與毛異耳毛訓作為始謂同於古始

有駢

鷺于下鷺于飛猶云載飛載下也指鷺鳥言以興潔白之士也周頌振鷺取義亦同今以鷺為鷺羽舞者所執而于飛于下為舞者之容特見下文鼓咽咽醉言舞故作此解耳然則次章醉言歸是執鷺羽以歸家乎

屢舞僊僊屢舞傿傿小雅以為刺鼓咽咽醉言舞魯頌
以為美彼之舞以醉而越於禮此之舞以醉而盡其歡
也盡歡而能不越禮斯善矣然詩人已防其過也故次
章即繼之云醉言歸正賓之初筵所謂既醉而出並受
其福者也

泮水

泮水閼宮兩詩述僖公武功皆因人成事耳伐淮夷鄭
譜以十六年會淮當之孔疏申其意謂淮夷近魯霸者

獨令魯伐之應在十七年之末經傳無文者因舊史脫漏之故戎狄是膺疏亦以為史文脫漏或十年齊伐北戎魯使人助之帥賤師少故不書其說或然然源謂十三年會鹹十四年城緣陵皆為淮夷病杞十六年會淮亦為淮夷病鄆魯實從役此亦伐淮夷之一證也而會鹹之舉亦因王室有戎難秋為戎難故諸侯成周十六年又以戎難故諸侯成周豈非膺戎之事乎作頌者夸大其詞掠人之美歸功於君臣子之常情耳成二年案

之戰襄十八年平陰之役皆借晉力也而季文子立武宮以示後世季文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正祖史克之故也朱子以為祝願之詞殆不然僖公時齊晉相繼而霸攘除四裔實有其事會盟征伐魯悉與焉豈徒祝願已哉

類泮一字而異形王制明堂位禮器皆作類魯頌作泮詩釋文作類云本又作泮類泮信一字矣類宮之為學名見王制明堂位而魯頌獻馘獻囚等語又與禮將出

征受成於學反以訛馘告之制合則為學名無疑矣戴
埴據通典魯郡泗水縣有泮水謂僖公築宮於泮水上
因名泮宮泮宮非學名近世楊用脩深信之然實非也
泗水縣今隸兗州府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西
南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泗水見一統志信有然矣但
水以泮宮故名泮以雩雩故名雩俱起於後世殆好事
者取經語以名水耳水因詩而得名反執水名以亂詩
說何其惑也用修又引左傳晉侯濟自泮語以證此詩

泮水則益誤襄二十五年左傳晉侯濟自泮會於夷儀
夷儀衛地今順德府邢臺縣是也夷儀故城又在縣西
百二十里晉都今太原府平公自西來濟泮始至夷儀
則泮水又在夷儀西矣北直之邢臺與山東之曲阜相
去甚遠左傳之泮水在晉衛間與魯無涉而通典之泮
水發源曲阜而入泗終始不出魯境安得經流晉衛間
用修引此證彼強合二水為一疎矣總之辟靡類為天
子諸侯學名有園水泮水之異漢儒近古定有據而言

之後人好為異說適見其陋也宋胡仁仲欲解靈臺文
王有聲二詩辟為君龐為和夫於樂君和鎬京君和成
何文義哉

旆旆疏云古今字則此詩之旆旆即出車之旆旆矣毛
公出車傳云旆旆旆垂貌泮水傳云旆旆言有法度也
語殊而義合今用李氏說兩詩皆訓飛揚貌與毛正相
反夫旗幟飛揚正可得市童憐耳豈詩人所樂觀乎又
旆字誤作旆辨見附錄

茆釋文云音𠄎徐音柳說文云力久切玉篇云閭酉切皆同徐集傳叶謨九反不知何本朱子叶詩全用吳棫韻補此字吳亦力切朱子𠄎從未審其故又毛晃謂音𠄎者從寅𠄎之𠄎萑菜也音柳者從申酉𠄎之酉蒲柳也此殆臆說𦵏今之萑菜也周禮醢人供𦵏菹以為朝事豆實毛傳云鄭注周禮皆云鳧葵也釋文引鄭注同云江南人謂之萑菜是已陸疏亦以為萑又云或謂之水葵菜萑亦作菹顏氏家訓謂葵朗父名純諱菹為露葵即此菜矣

陶氏別錄列於下品葉如荇而園華實亦如荇莖紫大

如箸柔滑可羹魚但不可與鱖鼈同食食者成病

見爾雅翼

春秋嫩莖未嘗名稚蓴葉稍舒名絲蓴至秋老名葵蓴
或作猪蓴又謠為瑰蓴為龜蓴顏之推以猪蓴為荇蘇
恭從之宋馬耒修開寶本草始辨其非當矣又後漢馬
融傳注引廣雅茆鳧葵而云葉園似蓴俗名水葵以茆
蓴為二草亦悞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傳云屈收也案釋詁屈收皆訓聚

則義得相通傳意應同此而疏不引之箋云屈治也箋
本釋詁屈治某氏注引此詩以證源屈二字音義同然
毛義長矣如毛說則醜為衆指魯國人民如鄭說則醜
為惡指淮夷此詩後四章方侈陳服淮夷之事前四章
未及此意也郭景純注爾雅於屈收引此詩於屈治則
云屈書序作汨音同而不引此詩是從毛不從鄭又釋
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之衆聚義亦同毛

閔宮

閔宮序云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蓋取經第七章語蔽
全詩之義也七章復周公之宇正與三章大啟爾宇二
字字相應三章啟宇與侯魯文連七章復宇與常許保
魯文連則宇為土宇而非屋宇雖愚者亦知之矣朱子
乃謂序詩者誤以宇為屋宇而譏其謬何陋視古人至
此竊意朱子之為此說者殆因已以修廟為作詩本指
遂謂序意亦然當指宮廟為宇耳夫使序者之意果同
集傳則當云頌僖公能修閔宮與泮水序一例矣何變

文為周公之宇乎源謂泮水閼宮兩詩取義各別泮水
王頌修泮宮故每章皆言泮閼宮備言僖公能興復祖
業故追本先德以及其身又歷舉其承祀即戎拓土服
遠之事內而室家之睦外而臣子之宜天錫眉壽民樂
赴功至卒章營建之事則興復祖業之一端也且寢廟
並舉不專言廟也亦無由見新廟之即為閼宮也朱子
合新廟閼宮為一事因斷全詩專為修廟而作固已疎
矣又移已之誤於序而大譏之何以服古人心乎

毛以閼宮為姜嫄廟而在周新廟為閼公廟鄭以閼宮
新廟皆姜嫄廟而在魯兩家所見既殊後儒復出新說
大約皆合閼宮新廟為一而廟則泛指羣廟也夫以廟
為羣公之廟理猶可通至謂新廟即閼宮詩因修廟而
作則甚誤末章寢廟並言所修不獨廟矣不應首章獨
言廟誤一也通篇惟祭祀是廟中事外如公徒公車龜
蒙鳧繹常許諸章所述與修廟無涉誤二也后稷周公
皇祖固祭於廟矣皇皇后帝何與於廟祭而亦及之誤

三也故凡以修廟為作詩本指而閔宮新廟首尾相應者斷不然也細推詩義惟傳得之傳以閔宮為姜嫄廟詩意不在閔宮也特借為咏姜嫄之發端耳以新廟為閔公廟詩意不專在新廟也特舉為頌僖公之一事耳詩之意在廣述僖公恢闢疆土修舉制度以復周公伯禽之舊故序用復周公之字一語蔽之後儒舍此而求之首尾失之遠矣然康成之說實肇其端詩篇之長未有如閔宮之百二十句者詩章之長亦未有如閔宮第

三章之三十八句者然細案其分章之法甚有倫次首章追泝后稷次章序周之興皆未及魯三章始言魯公受封因及僖公祭祀之勤四章僖公征伐之威五六章言其土境之廣七章言其福祿之厚末章言其興作之功蓋以類分章不計句之多寡也朱子嫌其多寡相懸彊欲取而均之遂據首章四章各十七句為率分二三兩章為三章而所分第四章止十六句則直指為經文脫落欲於籩豆大房下增鼓鐘噲噲語以足之斯亦武

斷之甚矣又經文克咸厥功以上言克商之事王曰叔父以下言封魯之事意本兩截宜分也而反合之乃命魯公承上四句皆言封魯秋而載嘗以下與上文皆言祭祀語氣相接宜合而反分之章法未能盡均而章意先受割裂矣

居岐之陽一語而兩見詩皇矣言文王則岐陽乃程邑也閔宮言太王則岐陽乃周原也太王遷周文王宅程兩都皆在岐之陽相去百里而近矣案岐字本作邠山

名亦水名岐水亦名大藥水出石橋山東南流合漆水

又合杜水

水經注引淮南子及漢書音義皆同

逕岐山而又訕逕周城南

原於山為南於水為北皆居其陽故曰岐陽

實始翦商與甘棠勿翦翦字皆當作剪說文云翦羽生

也剪齊斷也甘棠傳以翦為去閔宮傳以翦為齊箋以

翦為斷俱當剪義非翦義矣說文又有撈字云搯

亡列反

也又云搯批

側氏切

也批捫

昨沒切

也捫持頭髮也與二詩

之翦俱無當韻會撈字注引閔宮詩殆不然又案翦從

羽剪從刀皆諧前聲肯從止在身上今改肯為前而又加刀為剪加羽為翦皆隸變之譌

致天之屈屈字今釋為至極句法實不順箋云屈殛而疏引釋言證之與今本爾雅雖不同然必不誤也釋為致天之誅文義始明快矣爾雅注今止存郭氏一家故無由證其異同郭之外注者十餘家其存於唐初者有李巡注三卷樊光注六卷孫炎注六卷沈瑤集注十卷與郭注俱載藝文志陸德明序錄有據為文學劉歆樊

光李巡孫炎五家注五經正義所引又有某氏謝氏顧氏之說則仲達所見注本尚多屈強之訓必有據矣

龍旂承祀疏申箋意引明堂位語證魯君祀帝建日月之章此龍旂定是廟祭舊說以此為郊祀者謬宋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為章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魯雖僭郊禮而以旂不以常猶不敢全僭也明堂位乃曰日月之章則又過矣嚴華谷信其說然此經下文云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則此承祀即春秋享祀明是

廟祭而非郊祭魯郊之建常仍無明文可據也

享以騂犧犧字止有許宜一反集傳欲與下宜多兩叶

故有虛宜虛何二反然古多字與祗字通用音相同故

移超

音馳

侈侈

尺氏切

等字皆以多得聲多之與犧韻本同

不轉犧音以就多也集傳叶詩率宗吳棫韻補案韻補收多於四支不收犧於五歌朱子果於自信蓋亦不全用其說矣又下文犧尊釋文犧素何反此亦可叶多朱子不用而剗立一音斯自信之太過也

夏而楅衡康成周禮封人注以為楅設於角衡設於鼻
及箋詩則從毛傳以為楅衡其角孔疏兩存之不辨其
孰是案說文衡字從角從大行聲本取橫大木於牛角
耳與鼻無涉也況封人職注鄭司農杜子春皆以為設
於角康成先注禮雖破鄭杜之義後箋詩仍從毛傳蓋
自覺前說之短矣

閔宮詩公車千乘此大國之賦見於經者也馬融注論
語引司馬法謂百井為成每成出車一乘包咸注論語

謂每十井出車一乘說各不同宋李雱以為百里之國提封萬井適合千乘之數若百井一乘必十萬井而出千乘十萬井之地開方計之為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與大國方百里之制不合故取包說然此乃拘方之見也朱傳用司馬法之說以釋閼宮與箋疏意同亦知魯地不僅百里矣故其論語注言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中明堂位之說朱子不盡以為非也後儒闇於論世徒執孟子王制之語而斥周禮職方為誣不知孟子止聞其

畧而王制一篇乃漢文時博士諸生所作豈可過信哉
必如包氏說則十井之田止八十家耳使之出車一乘
輜車一乘四馬十二牛甲士步卒等共百人以及甲冑
弓矢五兵旌旂之屬無一不具民豈能堪先王之世不
應有此重賦朱子舍包而取司馬良有見矣

詩言二矛者二而康成解之不同清人箋云二矛酋矛
夷矛也閔宮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疏申其意以為
酋矛長丈四尺夷矛三尋是酋短於夷也清人禦狄守

國之兵守國兵欲長當兼用夷矛閔宮膺戎狄懲荆舒
攻國之兵攻國兵欲短當止用酋矛故一弓而重之亦
一矛而有二俱備折壞二矛當是二酋矛斯言甚詳辨
然衛風伯兮箋引考工記兵車六等為說與此箋意正
合六等者一軫二戈三人四父五戟六酋矛不數夷矛
而彼疏論六等六建之異同六建數夷矛不數軫謂前驅車上當
具五兵五兵者戈父戟酋矛夷矛也又謂步卒無夷矛
前驅非步卒當有夷矛夫伯兮詩為伐鄭而作亦攻國

之兵而孔氏以為用夷矛與此自相戾矣要之此詩二
矛與重弓文連無異弓當亦無異矛鄭總以備折壞釋
之最為允當公徒三萬鄭以三軍釋之其答臨碩則又
以為二軍孔疏取其二軍之說謂舉大數必就其近者
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可云四萬頌主誇美不應減退
其數又襄十一年春秋書作三軍明前此無三軍也昭
七年復書舍三軍則其作其舍皆書也使僖公有三軍
文以後無之春秋何不書舍故知僖公無三軍矣其說

良是嚴緝載李氏語謂伯禽以來已有三軍襄公時三卿專權分三軍為已之賦耳非此時方有三軍也噫謬矣三家作三軍正因前此止二軍不便於三分故也設本有三軍竟三分之可耳焉用作乎若不作而書作是春秋乃曲筆非信史何名為經且孔疏言魯二軍原不言周公伯禽時即然也東遷之後諸侯彊者弱弱者彊非復西京之舊衛晉皆侯爵也而臧宣叔言衛於晉不得為次國杞二王之後宜公爵也而春秋或書侯或書

伯晉武公受王命本以一軍為晉侯也

見左傳莊十六年

而獻

公作二軍

見閔元年

文公作三軍

見僖二十八年

又作五軍

三十一年襄

公舍二軍

文二年

景公作六軍

成三年

厲公罷新上二軍

見成

十六年杜注

止存四軍悼公舍新軍

襄十四年

豈有常哉又當時

諸侯多樂自居弱小以避霸國重賦故魯作三軍叔孫

慮政將及已宋之會季孫願視邾滕

襄十四年

平丘之會子

產爭承以鄭為伯男

昭十二年

則春秋時除齊晉楚霸國外

能具三軍者鮮矣魯之弱已久事事非伯禽之舊豈獨

軍制哉頌主誇美故鄭姑以三軍釋之耳要非其實也
公徒三萬朱傳曰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
五百人其為步卒二萬七千人此以每乘百人計之也
併炊家子固守衣裝廩養樵汲二十五人悉數之為軍
矣夫此二十五人皆老弱不任荷戈者耳可備伍兩卒
旅師之列乎案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三軍當
用車五百乘其為步卒則三萬六千人

併甲士一千五
百人并三萬七

千五百人孔疏說三軍之數謂此
故采芑疏亦以三千軍為十八軍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鄭以來同為同盟率從為從中國
蓋僖公非王非霸政不係諸魯也良為有見而後儒莫
用

鳧繹二山俱在今兗州府鄒縣東南鳧在縣東南五十
里繹在縣南二十五里亦名鄒山禹貢嶧陽孤桐即此
山也郭景純謂此山純石積構連屬如繹絲然故以為
山禹貢作嶧莫其名也魯頌作繹取其義也又有葛嶧
山在今淮安府邳州非此詩及禹貢之繹漢書地理志

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以為嶧陽說文云葛嶧
山在東海下邳夏書云嶧陽孤桐皆誤以禹貢之嶧陽為
葛嶧孔仲達蔡仲默俱引漢書以釋禹貢失於考矣案
鄒縣本邾國鳧繹二山不在魯境內詩曰保有殆夸詞
蓋魯擊析聲聞於邾地密爾而世相讎殺魯君臣欲吞
邾久矣作頌者其情見於詞乎上章泰山龜蒙下章常
許本魯地其曰詹曰奄有曰居道其實也惟此章純是
溢美之談

居常與許傳云常許魯南鄙西鄙獨言南西毛必有本

也疏申之以為常南鄙許西鄙傳意或爾矣鄭以常為

薛之旁邑而引春秋莊三十一年築臺於薛及田文封

薛號孟嘗君以證薛旁有嘗邑又以許為許田

左傳隱八年鄭

易許田桓元年鄭假許田孔疏俱引此詩蓋據箋為說

此未必然也築臺於薛魯地

也孟嘗君之薛奚仲舊封也春秋時薛尚存魯安得築

臺於其國中明是異地而名偶同耳嘗自在奚仲國旁

與魯之薛邑何預哉至許田為鄭有桓公本以易祊耳

豈僖公復以祊易之鄭邪經傳無明文亦臆說也或謂常是齊所侵地蓋本於管子今案管仲勸桓公親諸侯反其侵地故歸魯常潛

國語亦載其事常作堂

此桓公始圖霸時

事也僖公即位桓公二十七年齊久已稱霸矣常地之歸當在莊公時不在僖公時不應舉以頌僖又齊在魯北常為齊侵定是魯北境與傳南鄙又不相符此說尤不足信也

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謂善其妻壽其母宜其大夫庶

士也皆承魯侯燕喜言令壽宜本一例朱傳云令善之妻壽考之母則下句文義難通矣可云大夫庶士是令妻壽母宜之邪

閼宮與殷武末章皆言營作之事故朱子謂文義畧同胡一桂從而附會之言閼宮篇全依倣殷武而作如出一手吁謬矣二詩除末章而外詞指既殊體裁亦別何嘗相似乎揚雄言奚斯晞考父止謂兩人皆作頌非謂文體之同也要之商頌傳之周大師而考父得之非考

父作奚斯但作廟未嘗作頌雄言亦謬也又閼宮末章
先言路寢後言新廟是寢廟俱修輔廣陳櫟乃謂寢即
廟中之寢尤為謬妄彼特欲證閼宮新廟為一不當兼
言修廟耳獨不思古人廟制前廟後寢廟比於路寢廟
後之寢比於小寢故天子之寢亦有小寢五若此詩之
寢果在廟中是乃小寢耳何云路寢哉

魯頌頌僖公之賢而春秋多書其失德之事學者疑之
宋趙氏黃氏李氏諸儒皆論其故大約以僖特中材庸

主而頌詞多溢美故任李友則賢任仲遂則否天下有
霸主則能自固無霸主則不能自立其說似之而未盡
然也源謂僖公自是中材以上之人過惡誠有之要不
失為賢君也古來人主除二帝三王數大聖人外其餘
令德之君俱不能每事盡善成康至賢尚有誤信流言
佩玉晏鳴之失宣王中興英辟而美刺並載於詩國語
亦紀其失至列國諸侯為詩所美者衛武公文公鄭武
公秦仲及襄公齊桓公魯僖公凡七君衛鄭二武與秦

之兩君事在春秋前其見春秋者衛文滅邢書名以示
貶齊桓霸業雖隆而內多慚德要此二君者不害其為
賢侯僖公亦猶是耳安得因春秋所譏併疑頌語之失
實乎案魯遭慶父之亂禍難相尋齊睥睨其旁欲乘釁
襲取微仲孫湫言禽父幾不祀事見左傳閔元年國勢岌岌矣
及僖公立魯復晏然意其撫和臣民交好隣國易亂為
治轉危為安綏輯定應多術詩序所言足用愛民務農
重穀君臣有道以及修泮宮復周公之宇乃其實事也

不賢而能然乎但所行者不過修舉舊章勤政節用無赫赫可紀之功而春秋之法常事不書無由取而筆之於經其失德之彰彰者載在國史又不可盡削夫子既書之以垂戒後世更錄魯頌頌美之詞以補春秋之未及殆不無微指焉又魯本嬴國僖亦非雄才欲保境自安勢須結援大國無伯而從楚此社稷之故未可深罪也至春秋書郊始於僖者以其既成牲後卜日為怠慢故譏之耳常郊不書因卜之非禮而書非謂郊始於此

也黃氏謂僖始僭郊為不賢之大謬矣若夫敗邾於僖敗莒於鄆禦侮之勇也取須句反其君存亡之義也納玉於王求釋衛侯親親之仁也僖之美亦稍見春秋經傳不僅頌有之矣

商頌那之什

那

置我鞀鼓傳云殷置鼓改明堂位楹鼓為置鼓以就經文明是釋置為楹也鄭通其意讀置為植植鞀鼓者為楹

貫而樹之蓋植即古置字見金縢植壁注故疏引之以證此二字之同然則此詩置字毛鄭義本同音亦宜同矣釋文云置毛如字鄭作植時職反又音值恐非是

湯孫奏假假字毛賈訓大鄭音格訓升而皆以為奏樂大者大樂也升者升堂之樂也奏鼓為堂下之樂奏假為堂上之樂下文鼓管與磬亦有堂上堂下之分鄭解較明劃矣

綏我思成箋云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呂

記朱傳引之皆云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皆改心為以而於成之下增一人字朱傳又謂箋有脫漏今正之蓋指此二字矣然箋語自通不煩增改疏申箋云於祭之時心所思者惟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並不疑箋有脫漏朱呂亦知箋不誤特欲裁剪其言以就已說耳嚴緝引箋仍用原文已窺破此意

自古在昔四語毛鄭皆祖外傳先聖傳恭猶不敢專立

解朱呂亦遵用惟嚴獨以有作為作樂謂此樂乃古昔時前人所作也意雖順而戾於古

烈祖

大雅之稱文武必追美太王王季商頌之於二宗亦然嗟嗟烈祖頌中宗也古帝命武湯皆頌高宗也推本祖德以為子孫光詩人立言之體後先一轍矣

醴字兩見詩陳風醴邁商頌醴假是也陳箋商傳皆訓總醴假者謂總集大衆指助祭諸侯及羣臣而言當此

而無言無爭所以難也朱子據中庸故改醜為奏恐不
然左傳引此詩亦作醜矣何獨以中庸為正乎況經傳
引詩與本文互異者多有安得皆合此而從彼也又百
祿是總總字亦作醜

見釋文

可見醜總古通用

烈祖篇三假字鄭皆音格訓升毛則醜假以假皆訓大
來假無傳王肅述之訓至是來假假字毛鄭皆音格也
假字有五音其音格者訓來訓至訓登見易王假有家
釋文來與至義同登即升也格音止有此二義耳宋儒

又轉為感通之義殆因至義而附益之與又案假訓至者字本作格有作格假通作格神之格思神保是格是也書格于上下格于皇天及有苗格遠人格孔傳俱訓至矣其假字見說文云至也從彳段聲古雅切

玄鳥

東萊於生民祖箋巨跡為說於玄鳥祖毛傳春分郊禘為解履迹吞卵事同一轍或用或否商周互異蓋公劉次章以後皆未經判定之書也方知呂記初本元以毛

義解生民矣

正域彼四方謂湯也肇域彼四海謂武丁也美中興之功詞同于開創詩所以為善頌也

武丁孫子疏云詩所以稱王名者王肅云殷賢以名蓋以武丁為殷王名矣案殷天子皆以號舉觀湯名履而號天乙則可推矣疏之言非也

武丁孫子王肅述毛以為武丁之為人孫子此大勝鄭雖因那詩毛傳湯為人子孫語而為之說然實青出於

藍矣嚴緝從其說且辨之云武丁之後無顯王况孫子祀其先王不應自誇其武德蓋解為武丁之孫子本鄭氏說而呂記朱傳皆從之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鄭以為武丁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曾子固識之當矣然謂武王即成湯則二語文義不屬又成湯功業上文述之已詳此又複述亦未必然也王肅述毛云武丁為人孫子能行先祖武德王道無不勝任庶為得之况如鄭說則前美成湯後美孫子如

曾意則前後俱美成湯皆無一語稱揚武丁功德詩本祀高宗不應反畧之也

龍旂十乘鄭以為二王後及八州之大國蓋獨舉尊者言之助祭諸侯固不止十乘也呂記載朱子之說謂助祭者既以服數為節又使分助四方之祭不知四方之祭何祭也如指方社之方則祀典多矣何獨言方祭如就此詩而言則祀高宗止於廟中安得有四方之祭殊不可曉集傳不著斯語殆亦自悟其非與

長發

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子引天問語斷於方字絕句案孔疏申毛鄭云禹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外之大國於是畫其疆境則為四方而屬上句先儒本讀如此不始於朱傳也嚴緝之禹敷下土為句非是

幅隕既長隕字毛訓均鄭讀為圖案隕于敏切圖王問切音本相近故鄭改讀以就均訓圖本訓圜全也後世讀圖為王權切而音始相遠矣說文長箋以為始於宋

儒或有然

感祥生帝之說雖出于緯書然謂古帝王之興各乘五行之王氣當有其理豈可概斥為誣玄王桓撥鄭以為承黑帝而生子故稱玄韋昭注國語亦以水德為說義本通也正叔改玄為深微而引老子玄之又玄語證之易纖緯以黃老相去無幾耳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鄭以堯封契於商為小國舜復益其土地為大國此據緯書

中侯握河紀考河命

為說故宋儒

不從釋為隨其大小無所不宜然詩云王當舉其實事
未必漫為虛詞也緯書之言雖不可盡信豈遂無一語
足信乎

玄王前受小國後受大國孔疏中據握河紀考河命二
緯書之言謂稷契皆公爵堯封之當百里舜又益之當
不止百里此仲達揣度之詞也案史記三代年表褚少
孫云堯知稷契賢封之契七十里稷百里褚或別有據
乎然則堯封契止七十里舜益之始百里耳

湯降不遲鄭訓降為尊賢下士非臆說也宋公孫固引

此詩以美晉公子已作是解矣

見晉語詩疏亦引之

宋為商後彼

自釋其先代之詩豈無所本乎又韓詩外傳七引此詩
皆證謙已下人之義毛韓異師而解同尤見非一家之
私說今釋為降生義殊短

昭格遲遲王肅述毛假字音格訓至孔氏專引鄭說為
毛義取寬暇之意而王義無間焉後儒皆以為感格上
帝則遲遲義難通縱強為之說終未愜矣案孔子間居

引此詩注以為湯之明道及於民遲遲然安和是鄭本
以假為至及箋詩而改之也源謂昭假者光昭被格之
義遲遲者引遠悠裕之義聖德及人無所偏黨亦非取
效旦夕故書言光被易言顯比此昭假之謂也易言久
道化成此遲遲之謂也

昭假之假鄭訓寬暇孔謂寬暇者取假借之義則假不
必改音故釋文云古雅反其以為毛音格鄭音暇者徐
邈之說也源謂假字訓至者賈格二音俱可讀假字音

賈者至暇二義俱可通則此詩假字止讀本音可括鄭
王兩家義矣

毛傳解綴旒為表章駿厖為大厚謂為下國之表準章
程使下國之性行極其純厚文義本通也鄭氏貪用公
羊傳語以綴旒取喻於旌旂至駿厖二字無可引證則
以駿為俊言湯為英俊厚德之君後儒嫌其與綴旒義
不相當故爭立異解宋董道以齊詩作駿駟而集傳取
之輔廣因為之說言綴旒喻為諸侯傳著駿駟以馬喻

能乘載諸侯自以為工矣但三國時齊詩已亡董氏宋
人何由見之恐不可據信案宋葉夢得云今韓詩章句
不存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謂之既亡則書之真偽
未可知也葉所疑正董所據者耳近世有偽造申公詩
說及子貢古詩編次者或云古詩編次乃
鄭人豐坊偽作宋世齊詩當
即此類董氏誤信偽書後人復信董氏之誤人情好異
往往如此奈經學之決裂何

不競不綌傳云綌急也案綌字爾雅無文說文亦訓急

義同毛朱傳獨訓緩反其義徒取與競對耳然字訓須有本可意為之乎

毛傳訓龍為和者二酌頌我龍受之長發何天之龍是也孔疏不能詳其義然古人字訓不盡與後世同毛之詩傳有自正不必以後人文義彊推其故耳鄭云龍當作寵今皆從之不知蓼蕭毛傳訓龍為寵則龍字本有寵訓無煩改字也但傳既訓龍為寵而於二頌則易其解定是詩學相傳如此必非苟為異也後儒從鄭不如

從毛之當

允也天子鄭箋云信也天命而子之然則天子者猶云
昊天其子之爾下與之以卿士正謂天之下而予之惟
子之故予之文義聯貫皆言天意如此朱傳云天子指
湯則以天子為稱目之詞下文降于無所承更須補出
天字不如箋意之明順矣又降予朱傳誤作降于觀釋
降為賜而予字無訓則作傳時已誤偶然邪抑有意改
之邪

殷武

殷武第四章皆言湯字頌武丁而追述其祖德也後儒必欲目武丁則武丁為天子不應稱下國王氏以下國為諸侯之國而高宗命之則與首句命字不應同章而異指朱傳云命之以天下則易于為以文義亦乖俱難通也源謂鄭箋指湯言非誤也左傳引此詩而申之曰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襄二十六年

後漢黃瓊亦云詩咏成湯之

不急遑

見瓊本傳

則以此詩言成湯其來甚古非康成臆

之解矣詩首言天之眷命所以降鑒於殷者以其能嚴敬下民也因言嚴敬之實在於慎賞罰無所僭濫勤政事不敢怠遑故天命湯于七十里之小國使為天子大建其福也湯德如此而武丁繼之安得不中興乎言湯正所以言武丁耳

鄘風商頌皆有景山之語先儒直釋為大山不云山名也朱傳於鄘則曰測景於商則曰山名源謂景山之名載于興記者甚多皆後人因詩而傳會為之耳案寰宇

記景山在廢緱氏縣西南八里緱氏今屬河南府偃師縣是西亳有景山也又云景山在應天府楚丘縣北三十八里宋應天即今歸德府所謂穀孰南亳也其北五十里有大蒙城即所謂北亳蒙也括地志所謂蒙城有景亳因景山而得名是南北二亳之間亦有景山也寰宇記又云景山在澶州渭南縣澶州今大名府開州水經注亦言濟水北逕元氏縣又北逕景山而引衛詩證之則是二亳之外別有景山也合而觀之衛南之景山

因鄘風而得名緱氏應天之景山因商頌而得名皆好事者之傳會作詩時未必先有此名耳又山海經亦有兩景山其見北山經者南望鹽販之澤郭注引外傳景霍為城之語則此山在晉地其見中山經者為荆山之首郭璞以為今南郡界中則此山在荆域皆非詩之景山山海經為伯益所記其山名在作詩之前然二山去商衛絕遠俱非詩人所指而二亳衛南景山之名又起於後世故先儒釋詩直以為大山良有見也而朱傳

獨以殷武之景山為山名者徒據左傳景亳之語遂謂

景山之名湯世已有之耳然左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

昭四

年景與亳連文定是地名非山名也使景為山名則當

如下文塗山岐陽之稱矣又景亳皇甫謐以為即北亳

括地志杜預注云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則

祖其說

又以為西亳謚預皆晉人而言景亳互異可見地名變

易已無可考何所據而指為山名乎

殷武篇皆序武丁生存之事末章言其能修寢廟復舊

制如定之方中斯千緜閔宮諸詩皆以宮室之修治見興盛之氣象詩人往往如此故毛傳以寢為路寢鄭箋亦以孔安為王居之而甚安則成之者高宗自成之也朱傳不用古義以寢為廟中之寢恐不然寢在廟後其小者耳詩何舍廟不言反舉小以該大乎礙於義矣又謂此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始祔而祭之之詩則其言又自相違戾夫後死者合食於先祖斯謂之祔故昭祔於昭穆祔於穆也既在昭穆之外

而號為特立之廟又焉祔哉

今以殷之世次考之則以寢為百世不遷之廟尤無是理也高宗後迄殷亡僅八君耳除祖甲庚丁二君外則為六世是紂乃高宗七世孫也紂之時高宗尚在三昭三穆中非親盡應祔時也百世不遷之廟誰立之乎劉瑾以為當立於帝乙時是直言五世而遷矣不亦謬乎瑾又推明朱子立廟之說而以周制斷之謂三宗之廟中宗當穆祖甲當昭後世祔主穆當入中宗廟昭當入

高宗祖甲廟如周之文武世室矣祖甲乃祖庚弟武丁
子父子同為昭周制果爾乎武丁之主未及祧而鼎遷
於周矣安得更有祧主入武丁廟乎周之文穆武昭著
在經傳故後人得知之商之孰為昭孰為穆經傳無明
文瑾何所據而言之鑿鑿乎又殷有三宗中宗高宗皆
見頌其一為大宗則湯孫大甲也見史記殷本紀及漢
書王舜劉歆毀廟議甚明瑾乃祖庚弟祖甲當之而謂
與二宗同立不遷之廟其謬尤甚彼之為此說者因蔡

沈解無逸以祖甲為帝甲而非大甲耳夫無逸述祖甲
事在二宗之後故鄭注以為帝甲而蔡傳從之不為無
理但言祖甲之賢不言祖甲之稱宗也至湯孫大甲之
為大宗則史有明文可據也謹乃以意易之可乎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五

吳江陳啟源撰

總詁

舉要

小序

四始 六義

詩樂

詩人

集傳詩證

逸詩

小序

歐陽永叔言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斯言信矣源因考諸孟子所論讀詩

之法其要不外二端一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
論其世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然則學
詩者必先知詩人生何時事何君且感何事而作詩然
後其詩可讀也誠欲如此舍小序奚由入哉何則凡記
載之文以詞紀世議論之文以辭達意故觀其辭而世
與意顯然可知獨詩則不然除文王清廟生民數篇外
其世之見於辭者寥乎罕聞矣又寓意深遠多微辭渺
指或似美而實刺或似刺而實美其意不盡在辭中尤難

臆測而知夫論世方可誦詩而詩不自著其世得意方可說詩而詩又不自白其意使後之學詩者何自而入乎古國史之官早慮及此故詩所不載者則載之於序其曰某王某公某人者皆代詩人著其世也其曰某之意某之化美何人刺何人者是代詩人白其意也既知其世又得其意因執以讀其詩譬猶秉燭而求物於暗室中百不失一矣故有詩不可以無序也舍序而言詩此孟子所謂害意者也不知人不論世者也不如不讀

詩之愈也

詩序本自為一編毛公分寘篇首本欲便於讀耳無他意也輔廣附和朱子之說至詆毛公上誣聖經罪不可逭吁何至此哉源謂序非注此自宜寘經前注順文釋義而已未讀其文無庸尋其義也若序所指者乃作詩之世與其人及作之之故苟未明乎此雖誦之終篇茫不知所言何事言之者何意也惟得序而始曉然矣故寘之篇首俾讀者先觀焉則於經易入斯亦甚有惠於

後學而反以為罪乎况一篇之序猶全書之序也全書之序必寘卷端一篇之序獨不可寘篇首乎朱子之詩傳亦以序弁諸首矣輔亦將罪之乎

朱子辨說力詆小序而於國風尤甚謂其附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說以欺後人源竊怪其言之過也小序傳自漢初其後序或出後儒增益至首序則采風時已有之由來古矣其指某詩為某君事某人作皆師說相傳如此非臆說也若必求其證驗的切別見他書史而

後信之則詩序與他書史皆泰以前文字而漢世諸儒傳之者也安見他書史可信而詩序獨不可信乎至依託名謚之語尤屬深文邴栢舟之刺頃唐蟋蟀之刺僖猶與謚義相近也若宣非信讒之名昭非好奢之號而陳之防有鵲巢序以為刺宣公曹之蜉蝣序以為刺昭公何所依託乎朱子又謂小序之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不切於性情之自然又使讀者疑當時之人絕無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之意非溫柔敦

厚之教斯語尤不可解夫詩之有美刺總迫於好善嫉
邪忠君愛國之心而然耳此非性情必醜正黨惡視君
親如秦越而後為性情邪況刺時之詩大抵是變風變
雅傷亂而作也處汚世事暗君安得不怨怨則安得無
刺孔子曰可以怨孟子曰不怨則愈疏未嘗以怨為非
也惟其怨所以為溫柔敦厚也而朱子大譏之是貢諛
獻媚唯諾取容斯謂之忠愛而厲王之監謗始皇之設
誹謗律足稱盛世之良法矣有是理乎史遷有言詩三

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作朱子所見何反出遷下也既以刺時為不可而悉為淫女之詞夫淫奔之女反賢於忠臣義士耶

詩之有小序猶春秋之有左傳乎春秋簡而嚴詩微而婉厥指渺矣俱未可臆求而懸定也無左傳則春秋不可讀無小序則詩不可讀

毛序之有齊魯韓猶左傳之有公穀也公穀存故人皆尊左齊魯韓亡故人或疑毛俱存則短長易見偏亡則

高下難明也人情好異而厭常往往然矣

毛序後齊魯韓而立而後之詩悉宗毛左傳後公穀鄒
夾而立而後之春秋必首左其舍彼取此非一時一人
所能定也其見確矣其論公矣大全修而毛左復詘後
世之經學其可問哉

經之足重以其為古聖賢作也古聖賢作之復得古聖
賢釋之不愈足重乎六經訓釋惟詩最古其字訓則有
爾雅蓋周公及子夏之徒為之也其篇義則有大小序

又子夏之徒為之也繼之則有詁訓傳而兩毛公亦六國及先漢時人也視易之王書之孔三禮之鄭俱出其前矣然則學詩者正當以雅序傳王者為正宗而精其義王者所未備然後參以後儒之說可耳雅序傳有定解反舍而他求斯外矣夫雅序傳皆古聖賢之徒為之也今舍之是不信古聖賢也不信聖賢之釋經何不併聖賢之經而棄之乎後之為詩者吾惑焉鄙先儒之說以為陋矜臆獲之見以為奇支離穿鑿愈巧而愈失其

真蓋已之神智既非能勝於古人而人情事勢度數名物及字之義訓形聲又不如生其世者見聞之確反欲跨而出其上亦不自量之甚矣

四始

四始之說先儒言之各異二雅風頌四者人君能行之則興不行則衰故此四詩為王道興衰所自始此鄭康成之說而本於大序者也闕雎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此司馬子長之

說也大明在亥為水始四牡在寅為木始嘉魚在巳為
火始鴻雁在申為金始此詩緯汎厯樞之說也觀大序
厯言風雅頌之義而總斷之曰是為四始則風雅頌正
是始非更有為風雅頌之始者鄭說得之矣子長未見
毛序其所言四始不知宗何詩也翼奉治齊詩而知五
際七情之要五際七情亦緯詩汎厯樞之說也然則亥
寅巳申之為四始其出於齊詩乎

六義

詩有六義其首曰風大序論之語最詳復約之止三意
焉云風天下而正夫婦又云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云
上以風化下此風教之風也云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
諫又云吟咏情性以風其上此風刺之風也云美教化
移風俗又云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此風俗之風也餘所言風則專目國風要之
風俗之風正當國風之義矣然必有風教而後風俗成
有風俗而後風刺興合此三者國風之義始備而風教

實先之惟風刺之義其風自下而上故大序十七風字獨以風刺上以風其上陸氏讀為諷焉

詩人興體假象於物寓意良深凡託興在是則或美或刺皆見於興中故必研窮物理方可與言興學詩所以重多識也朱子論興獨異是謂興有兩意有取所興為義者有全不取其義但取其一二字者夫全不取義何以備六義之一乎即如關雎之次章本賦也而集傳目為興究其所為興者止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兩之字相

應耳其釋召南之小星取兩在字兩與字為興王風揚
之水取兩之字兩不字為興皆此類也不近兒戲乎甚
有經文本無其字而集傳代為補出使其句法相應者
如鄭風揚之水魏風園有桃唐風綢繆小雅常棣之類
不勝屈指是六義不在書而在集傳矣尤可笑也元儒
有朱克升者著詩傳疏義最重集傳謂能以虛詞助語
發明詩蘊克升疏義為修大金諸臣所勦襲而沒其名併減其書殆指斯類而言
然吾之不能無疑於集傳亦正在此又案蘇子由謂興

者是當時所見而有動乎其意非後人可得而知如關
雎之類乃比而非興噫誤矣朱子雖不純用其語而所
云全不取義者實蘇語為之厲階

毛公獨標興體朱子兼明比賦然朱子所判為比者多
是興耳比興雖皆託喻但興隱而比顯興婉而比直興
廣而比狹劉舍人論比義以金錫圭璋澣衣席卷之類
當之然則比者以彼況此猶文之譬喻與興絕不相似
也朱之釋詩新例比興義之明白者皆判為比如螽斯

綠衣袍有苦葉諸篇本興也而以比目之由是比興二體疑溷而難分故釋興體反欲推而遠之使離去正意而全不取義之說出矣

比興皆喻而體不同興者興會所至非即非離言在此意在彼其詞微其指遠比者一正一喻兩相譬況其詞決其指顯且與賦交錯而成文不若興語之用以發端多在章首也如我心匪石螭首蛾眉毳衣如茨如山如阜金玉爾音如跂斯翼佯人維藩敦琢其旅之類皆比

也而集傳概以為賦詩中顯然之比體既溷之於賦中更欲於興體中分立比體取本同者而彊求其異不得不爭同異於毫芒之間如凱風篇以首章為比次章為興小雅谷風篇以前二章為興末章為比青蠅篇以首章為比二三章為興支離穿鑿風雅掃地矣反謂先儒不識比興何以服其心乎

風雅頌之名其來古矣不獨大序言之也見周禮太師之職又見樂記師乙答子貢之言又見荀子儒效篇歷

歷可據也又三百十一篇皆古樂章也二南雅頌之入
樂載於儀禮之燕禮鄉飲禮及內外傳列國燕享所歌
無論矣至魯人歌周樂則十三國繼二南之後周禮籥
章迎寒暑則吹豳詩祈年則吹豳雅祭蜡則吹豳頌大
戴投壺記稱可歌者八篇則魏風之伐檀在焉漢末杜
夔能記雅樂則伐檀之詩與鹿鳴騶虞文王並列十三
國變風之入樂又歷歷可考也宋程大昌謂詩有南雅
頌而無國風自邶至豳十三國詩皆不入樂豈非妄說

乎彼徒見蘇氏釋鼓鐘篇以雅以南誤以為二雅二南
故生此說耳蘇氏之謬前辨之悉矣

見小雅
鼓鐘篇

程又謂李

札觀樂自邶以下左傳但紀國而不言風故知無國風
之名殊不知二南之詩不盡得於境內兼得之於南國
周召之名不足以盡之故言南南指其地非以為詩名
也十三國之詩皆得於境內自應舉國名以槩之言國
言南皆據實而言其為風一而已且季札聞邶鄘衛
則云是其衛風聞齊則云泱泱乎大風風之名較然程

獨不見乎又案呂氏春秋云禹省南土塗山氏女令妾往候女作歌曰候人猗兮實始為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程以南為詩名或本於此然呂覽言取風不言無風也況呂覽豈傳信之書乎

詩樂

詩篇皆樂章也然詩與樂實分二教經解云詩之教溫柔敦厚樂之教廣博易良是教詩教樂其指不同也王制云樂正立四教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

書是教學其時不同也故序詩者止言作詩之意其用
為何樂則弗及焉即鹿鳴燕羣臣清廟祀文王之類亦
指作詩之意而言其奏之為樂偶與作詩之意同耳序
自言詩不言樂也意歌詩之法自載於樂經元無煩序
詩者之贅及樂經已不存則亦無可考矣集傳於正雅
諸詩皆欲以樂章釋之或以為燕饗通用或以為祭畢
而燕或以為受釐陳戒俱以詞之相似臆度而為之說
殊不知古人用詩於樂不必與作詩之本詩相謀

馬端臨文

獻通考論
之甚悉

如鄉射之奏二南兩君相見之奏文王清廟
何嘗以其詞哉況舍詩而徵樂亦異乎古人之詩教矣
朱子嘗答陳體仁書言詩之作本以言意非為樂而作
斯語甚當及傳詩則傳會樂章以立義與已說相違此
不可解也

詩人

詩三百篇其作者之主名有詩人自著之者如節南巷
伯烝民崧高是也有見於他典者如載馳

見左傳
亦見序

鷓鴣

書金縢

常棣

國語抑見序

桑柔

左傳亦見序

時邁思文

皆國語

是也其詩人不言他典不載而序得其姓氏者風之清

人公子

渭陽

秦康公

七月

周公

小雅之何人斯

蘇公

賓之初筵

衛武公

大雅之公劉洵酌卷阿

皆召康公

民勞

召穆公

板

凡伯

蕩

公雲漢

仍叔

韓奕江漢

皆尹吉甫

常武

召穆公

瞻卬

召旻

皆凡伯

及

魯頌四篇

皆史克

爾其餘或言某大夫某人或言大夫或

言微臣或言下國或言太子傳或併不言人蓋古世質

朴人惟情動于中始發為詩歌以自明其意非若後世

能文之士欲暴其才有所作輒繫以名氏也及傳播人口采風者因而得之但欲議作詩之意不必問其何人作也國史得詩則述其意而為之序固無由盡得作者之主名矣師儒傳授相與講明其意或於序間有所附益然不敢妄求人以實之闕所不知當如是耳朱子集傳始以葛覃卷耳為后妃作綵衣燕燕日月終風為莊姜作東山文王大明繇為周公作

惟文王本呂氏春秋然非先儒所取信

鑒然言之毫不置疑矣

集傳詩證

朱子釋詩多引他書以証成已說如釋鄭遵大路則引宋玉登徒賦釋秦晨風則引百里奚妻虞公歌釋雅楚茨神保則引屈原九歌釋蘋弁則引漢魏以來樂府釋文王陟降則引春秋傳天王命諸侯之詞釋行葦江漢諸詩則引博古圖器物銘釋周頌陟降庭止則引楚詞大招皆取其語之相同及文勢之相似者以為取義亦必相類其用意可謂勤矣源間嘗考六經之文互相沿

襲者多有語雖同意未必盡同也即如柔遠能邇出納

朕命舜命官言之

見書舜典

而民勞詩亦云柔遠能邇烝民

詩亦云出納王命不得謂此二詩因命官而作也不愁

遺一老煢煢

與嫗同

余在疚魯哀公誅孔子言之

見左傳哀十六

年及禮記檀弓

而十月之交亦云不憖遺一老閔予小子亦云

嫗嫗在疚不得謂此二詩因悼賢臣而作也鷄之責責

與奔同

晉童謡也

見左傳僖五年

而鄘之鷄奔豈克敵之詩乎如

魚賴尾衛卜繇也

見哀十七年

而周南之汝墳豈失國之詞

乎豎良夫見竊於衛侯云縣縣生之瓜矣

哀十七年

可謂大

雅之縣為怨鬼之語乎脩侯數義和之罪云顛覆厥德

沈湎於酒矣

見書脩征

可謂抑之第三章為誓師之文乎此

類殆不勝屈指又專舉詩詞言之如之子之稱可施於

女子亦可施於天子林杜之興以刺寡特亦可以勞君

子嚶嚶草蟲倉庚喈喈之語采桑女及嫁子

語出桃夭傳用

之而王者之勞將帥亦用之至於萬壽無疆介爾景福

樂只君子彼其之子四牡孔阜所謂伊人等語皆重見

疊出然而篇各一義義各有歸不得槩而同之也況後
世騷人墨士擷取經文不過攬其芳華以資潤色豈暇
尋其本指哉今因片詞之偶同遽謂經之正解在是是
猶指隙中之末光而盡日月之全照據杯中之一勺而
測江海之洪流也彼引詩斷章尚不可用為正解況字
句之間偶相蹈襲在彼亦出於無心者乎

逸詩

古詩三千孔子刪為三百其亡逸者多矣篇名之稍見

於書史者如貍首鳩飛茅鷁河水新宮驪駒祈招采芻
肆夏樊遏渠支祁明明崇禹生開武宿夜饗之柔矣之
屬先儒皆云逸詩不彊為之說也惟呂叔玉以肆夏樊
遏渠為時邁執競思文三頌韋昭以鳩飛為小宛河水
為汙水然鄭康成不用三頌之說杜元凱不用汙水之
說皆卓見也宋儒又以新宮為斯干采芻為楚茨益屬
傳會若夫徹之為雖振羽之為振鷺勺之為酌象之為
武斯固說之有本者矣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六

吳江陳啟源撰

考異

爾雅毛傳異同 鄭箋破字異同
康成他注與箋詩異同 釋文正義異同
集傳用顏注韓詩異同

爾雅毛傳異同

爾雅與詁訓傳皆說詩之最古者也爾雅始於周公為
子夏之徒述而成之詁訓傳作於大毛公而淵源實出

於子夏故此二書之釋詩往往相合然其中亦不無小異或詩之所有而雅無文或雅之所釋而毛無傳或雅傳並有釋訓而義趣迥不相謀竊嘗推其故二書皆出子夏而弟子各述其師說則不盡同傳爾雅之學者雖稍增益其文而未必取資於詩傳毛公之傳詩亦自述其師說著之於書而未嘗規摹於爾雅是其同者由於所出同而非勦襲其異者由於述者之殊而非有意於立異也孔疏申毛於其同者則云毛依用爾雅為說於

其異者則云毛謂爾雅未可盡從殆未必然也後儒又

謂爾雅後出依倣傳義改易字形尤為謬論

辨見魏秦兩風今

案傳義之與雅異者才十之一耳而其異之實又各有不同有異而不可同者有異而未嘗不同者今特表出之以俟考辨

寤寐思服服思之也案釋詁云服事也箋用以易傳

左右芼之芼釋也案釋言云芼搯也孔疏通兩義為一

辨見本詩 于沼于沚沚渚也鳧鷖在渚渚沚也案釋

水云小渚曰汴 抱衾與裯裯單被也案釋訓云裯同

謂之帳箋用以易傳 野有死麕郊外曰野案釋地云

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壹發五縱一歲曰縱言私

其縱傳同案釋獸云豕生三縱箋用以易傳辨見七月

詩 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案釋言云肯可也箋用

之本詩有辨 景山與京京高丘也如坻如京傳同案

釋丘絕高謂之京非人謂之丘丘與京異 駉牝三千

馬七尺以上曰駉

此周禮廣人文也

駉馬與牝馬也案釋畜云

駭北驪牡

此郭義也禮記鄭注引此作駭北驪牡玄

考槃在阿曲陵曰阿

案釋地云大陵曰阿孔疏謂大雅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於隱遯為宜悠悠蒼天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

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昊天自升降鑒則稱上天遠而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案釋天云穹蒼蒼天也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傳取義分雅以時別康成和合二說語詳孔疏齊

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案釋言云愷悌發也箋用

其義 胡瞻爾庭有縣特兮獸三歲曰特案釋獸云豕

生一特 騶驪是騶黃馬黑喙曰騶案釋畜云黑喙曰

騶不言黃馬說文同傳 宛在水中坻坻小渚也案釋

水云小渚曰沚小沚曰坻 宛丘之上兮四方高中央

下曰宛丘案釋丘云宛中宛丘又云丘上有丘宛丘本

詩有辨 心焉惕惕惕猶忉忉齊甫田傳云忉忉憂勞也案釋訓

云惕惕愛也郭云韓詩以為悅人故曰愛 漑之奎鬻

鬻奎屬案釋器云醕謂之鬻鬻尺氏切也孔疏云醕非

釜類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 言私其豷獻豷於公豕

一歲曰豷三歲曰豷案釋獸云豕生三豷又云鹿絕

有力麇箋用爾雅豷義易傳疏併用麇義述箋辨詳本

詩 于彼原隰高平曰原案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

陸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坎坎無傳蹲蹲舞貌案釋訓

云坎坎蹲蹲

爾雅蹲作蹲說文同

喜也

如竹苞矣苞本也案釋

木云如竹箭曰苞郭注為叢生義 九十其孥黃牛黑

脣曰孥殺時孥牡傳同案釋畜云黑脣孥郭以為通謂

黑肩牛不主為黃牛說文同毛傳 執爨踏踏踏爨

竈有容也案釋訓云踏踏敬也 皇尸載起皇大也案

釋詁云皇君也箋用以易傳 先集維霰霰暴雪也案

釋天云雨霓

霰同案說文霓即霰之或體

為霄雪郭以為水雪雜下

孔申傳云霰久必暴雪非謂霰即暴雪 止于丘阿丘

阿曲阿也案釋丘云非人為之丘大陵曰阿丘與阿別孔

疏云以下丘側丘隅類之則丘阿非二物 奉璋戕戕

半珪曰璋案釋訓云戕戕祭也箋從之王肅以為傳不

言祭辨詳本詩 依其在京大阜也案釋地云大阜曰

陵釋丘云絕高謂之京孔疏通其義謂丘高大為京則

京亦土之高者與大阜同 履帝武敏敏疾也案釋訓

云敏拇也箋從之孔申傳云毛謂爾雅不可盡從 陟

則在巘巘小山別於大山也案釋山云小山別大山鮮

又云重巘

郭注云山形如累兩巘孔疏引以釋巘

隙

魚檢切

錫爾介圭以作

爾寶寶瑞也案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珽則非諸侯

瑞圭箋用雅義易傳韓奕以其介圭同 振古如茲振

自也案釋言云振古也箋用以易傳 在垌之野邑外
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垌案釋地云郊外謂
之牧牧外謂之野孔疏云野為通稱又彼牧與此牧異
嫌相涉故畧之 烝烝皇皇烝烝厚也案釋訓云烝烝
作也箋以烝烝為進進與作義相近 右諸條皆異而
不可同者也

愬如調飢愬飢意案釋詁云愬思也釋言云愬飢也箋
從釋詁孔謂愬本訓思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箋以思

義相接 終風且暴暴疾也案釋天云日出而風曰暴
二義雖異然相兼亦可通 庶姜孽孽孽孽盛飾也案
釋訓云孽孽戴也郭注云頭戴物孔疏以為頭戴物乃
如人盛飾貌 在河之濬濬水隙也案釋立云夷上洒
下濬釋山云重甌隙孔疏通之言濬是水岸隙是山岸
故濬為水隙 將叔無忤忤習也案釋言云忤復也箋
從之孔謂復亦慣習意 在水之濬濬水隙也案釋水
云水草交曰濬孔通之與濬同 中唐有甕唐堂塗也

案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孔通之云堂之
與陳廟廷之異名耳其實一也 象弭魚服弭弓反末
也案釋器云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孔用孫炎
義釋之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為弭是弭乃弓弣弛則
反曲故為弓反末 歲亦陽止陽厯陽月也案釋天云
十月為陽此詩及杜箋皆用之孔謂厯盡有陽之月方
至十月毛正解十月為陽之義 憂心愈愈憂懼
貌案釋訓云痠痠病也

愈愈字
異義同

憂病義亦相通

其為

飄風飄風暴起之風案釋天云回風為飄回旋之風必

猝然而起義相通以妥以侑侑勸也案釋詁侑報也

孔云已飲食而復勸之亦是重報之義追琢其章追

彫也金曰彫玉曰琢案釋器云玉謂之琢金謂之鏤又

云玉謂之琢孔云散文可以相通其蓄其翳自弊為

翳案釋木云自弊神

音申

蔽者翳

郭注引此詩

孔通其義云生

木自倒枝葉覆地而陰翳沆可小康沆危也案釋詁

云譏沆也箋用雅義辨詳本詩徂隰徂畛畛場也案

釋言畛殄邢疏謂畛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故以
畛為場易則地絕故謂之殄 又釋訓所釋晏晏旦旦
丁丁嚶嚶蓁蓁萋萋韞韞涇涇灌灌搖搖詭
詭煊煊錯義皆與傳異孔疏申之以為傳解字訓雅言
作詩之故故有不同 右諸條皆異而未嘗不同者也
至於周南之崔嵬岵魏風之岵岵雅傳相反乃後世傳
寫之誤非作者本意茲不贅焉

鄭箋破字異同

康成釋詩多改經字以就已說說詩者譏之然其間得

失懸殊不能無辨今悉考之有自據當時讀本未嘗改

者如願言則嚏嚏為嚏

釋文云嚏本又作嚏

素衣朱繡繡為綃

詩

作綃見士昏禮注

東有甫草甫作圃

韓詩作圃又甫圃古通用

古之人無數

數為擇

孔疏云此經數字本有作擇者

串夷載路串為患

釋文云串一本作患疏亦

云好是稼穡稼穡維寶稼穡皆為家嗇

釋文云案鄭本二字皆無禾疏

云亦景員維河河為何

釋文云河本亦作何

是也有古字音義本相

通者如其虛其邪邪為徐

古邪徐音同魯頌邪字蘧徐叶祖爾雅釋訓作其徐蘧徐

不殄殄為腴

疏引儀禮注云腴古文作殄

其魚魴鰈鰈為鯢

疏云鰈鰈古文通

用 烝在栗薪栗為裂

鄭自云古聲栗裂同

公孫碩膚詒厥孫謀孫

皆為遜

疏云古遜字借孫為之

示我周行示為寘

疏云古示寘同讀

視民

不佻視為示

鄭自云視古示字

鄂不韡韡不為祔

鄭自云古祔聲不附同抑

此皇父抑為噫

抑噫通用辨各詳本詩

飲酒溫克溫為蘊

疏云溫蘊通用

既匡既救匡為筐

說文云匡飲器筐也筐乃重文

垂帶而厲厲為裂烈

假不暇烈假為厲

祭統厲山氏魯語作烈山氏可見古厲裂烈通用

維其勞

矣勞為遼

疏云字相假借

孔棘我圉圉為禦

圉禦通用辨詳正字

靡人不

周周為𦵏

𦵏通用周字之常

懿厥哲婦懿為噫不云自頻頻為

濱置我鞀鼓置為植

辨皆詳本詩

是也此二者似改字而實

非改也又有改其字而不改其義者如白茅純束純為

屯其之展也展為禮隰則有泮泮為畔是也有所改之

字義雖小異而不甚相遠者如自貽伊阻所謂伊人伊

可懷也伊誰云憎伊字皆為繫出其闕閭閭為都既敬

既戒敬為儆立我烝民立為粒幅幘既長隕為圓是也

有改之而有補於文義者如良馬祝之祝為屬齊子豈

弟豈弟為閭閻其弁伊騏騏為綦

疏云禮無騏色弁顧命有之者新主特設此使士服

之此言諸侯常服當作綦釋文云騏說文作璆云弁飾也或亦作璆

浸彼苞狼狼為涼無

相猶矣其德不猶猶皆為瘡勿罔君子勿為未舟人之

子舟為周熊羆是裘裘為求賓載手仇仇為斟莫肯下

遺遺為隨謂之尹吉吉為姑應田縣鼓田為棟是也有

改之而無改於文義者如悅懌女美懌為釋山有橋松

橋為槁其人美且鬢鬢為權有蒲與藺藺為蓮田畷至

喜喜為饔

七月大田同

其祁孔有祁為震攘其左右攘為饗

上帝甚蹢蹢為悼有兔斯首斯為鮮其政不獲政為正
以歸肇祀后稷肇祀肇域彼四海肇皆為兆用狄蠻方
狄彼東南狄皆為剔實墉實壑實為是來旬來宣旬為
營徐方繹騷繹為駱鋪敦淮漬敦為屯何天之龍龍為
寵是也有改所不必改而文義反迂者綠兮衣兮綠為
祿說於農郊說為祿蒞我乎堂兮堂為棖他人是愉愉
為偷小人所腓腓為芘不可與明明為盟似續妣祖似
為已辰巳君子攸芋芋為撫維周之氏氏為桎之實之履二切

先祖是皇

楚茨信南山

烝烝皇皇皆為睟

爾雅釋文音旺

俶載南

晦

大田載芻良耜

俶載為熾蓄式勿從謂式為慝無自瘵焉瘵

為際后稷不克克為刻先祖於摧摧為唯

釋文子雷反

草不

潰茂潰為彙齊我思成齊為求及序哀窈窕哀為衷刺

幽王幽為厲

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弁四序同

祀高宗祀為裕

玄鳥是

也

康成他注與箋詩異同

康成箋詩與注他典之引詩者多有異同蓋因先通韓

詩後見毛序又他典所引類多斷章則就文立義故也
其得失亦往往互見故後儒釋詩或反取他注今列其
異同頗加裁擇焉

關雎假哀窈窕論語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箋破哀
為哀云中心恕之疏引鄭答劉琰謂鄭以為疑故兩人
解之又述毛意謂后妃以已得配君子淑女獨幽處未
升故哀念之孔義為正矣 君子好逑緇衣述作仇注
訓仇為匹彼疏申之言以好人為匹

與毛傳善匹
小異而實同箋訓

述為怨耦為和好衆妾之怨者

辨見本詩

葛覃服之無數

緇衣數作射注言采葛為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不厭
箋訓服為整言整治之無厭倦何彼穠矣箴膏肓以

為齊侯嫁女乘其母王姬嫁時之車儀禮疏謂此乃三
家詩說箋以王姬嫁於齊自乘其車壹發五豝射義

以為喻多得賢彼疏云斷章箋以為不忍盡殺仁心之
至威儀棣棣孔子間居棣作逮注以逮為安和貌箋
從傳富而閑習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坊記勗作畜注

以為定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以孝于我彼釋文云此是魯詩箋從毛序莊姜送歸妾鄭答吳模云後見毛詩改之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坊記注有二說一謂采其葉而可食無以根美并取之證記不盡利一謂人之交友取一善而已不可求備于人此則別解詩義彼疏以為注記時未見毛傳不知是夫婦之詩也箋謂無以顏色之惡棄其相與之禮鵲之彊彊鶉之奔奔表記彊彊作姜姜奔奔作賁賁注以為爭鬪貌云大鳥姜姜於

上小鳥賁賁於下以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箋謂居有
常匹行則相隨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坊記體作履注
訓履為禮言既卜筮然後與我為禮則無惡咎之言箋
從毛傳為兆卦之體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表記注以
為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彼疏謂斷章以證不以口譽
人箋以為君無所依當於我舍息何戈與祓樂記注
引此詩祓作綴云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彼疏以為魯
齊韓詩毛傳云祓爰也箋不易傳維鵜在梁不濡其

翼表記注以為鵜胡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汚
其翼為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為有德箋以為鵜當濡翼
而不濡非其常喻小人在朝非其常 夏屋檀弓注以
為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箋以為設禮食大具 七
月篇周禮籥章注以流火膏發為豳風于耜舉趾饁彼
南畝為豳雅穫稻春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為豳頌箋
以女心傷悲為豳風穫稻春酒為豳雅朋酒斯饗為豳
頌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緇衣注以為示我忠信之道

箋以為人有以德善我者置之於周之列位

此及德音皆從記

注然箋義實勝

德音孔昭鄉飲酒禮注以為嘉賓有孔昭之

明德可則倣箋以為語先王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

之民 六笙歌鄉飲酒禮注以為其義未聞又以為孔

子之前已亡箋以為孔子時俱在其義與衆篇合編故

存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論語成作誠注以為此行誠

不可致富適足以為異箋以為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

不足以得富也亦適以自異於人道 執我仇仇亦不

我力緇衣注以為待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箋
以為待我謦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待潛雖伏矣
亦孔之炤中庸炤作昭注以為聖人雖隱居其德甚明
箋以喻賢者伏處炤炤易見不足以逃 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祭義注以明發為明日繹祭之夜自夜達旦二
人為父母文王繹祭之夜達旦不寐思其父母箋從毛
以二人為文武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
以女表記注訓穀為祿言敬治女位之職事與正直之

人為友則神聽女之所為用祿與女箋訓共為具穀為
善言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神明則祐聽之其用善人
必用女

呂記取禮
注較優

鼓鐘篇中侯握河注以為昭王時作

孔疏云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箋從叙刺幽王彼

都人士狐裘黃黃緇衣注以為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
彼疏云此以正衣解之箋謂取溫裕而已不言大蜡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表記遐作瑕注以遐為胡謂為告
箋以遐為遠謂為勤侯于周服周禮職方注引此云

服服事天子也箋云為君于九服之中於緝熙敬止

緇衣注以為明明乎敬其容止箋以為敬其光明之德

駿命不易大學注讀易為去聲云天子大命持之誠

不易箋音亦云不可改易

難易義長
今從之

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中庸注讀載為裁言上天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

臭氣者以喻化民之德清靜如神箋謂天之道難知

聿懷多福表記注訓懷為至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于

多福箋訓懷為思言述行此道思得多福六師及之

答臨碩以六師即六軍箋以為二千五百人為師未備

六軍殷末之制孔疏以箋為誤

疏得之

鳶飛戾天魚躍

于淵中庸注以為聖德至天則鳶飛至淵則魚躍箋以

喻惡人遠去善人得所

記注優矣
本詩有辨

豈弟君子求福不

回表記注以君子求福修德以族之不為回邪之行箋

以不回為不違先祖之道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中

庸注訓懷為歸言我歸有明德以其不大聲為嚴厲之

色以威我也箋以為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 匪棘

其欲適追來孝禮器棘作革欲作猶適作聿注以為文
王改作非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豐
邑而行孝道時使之然也箋訓來為勤言非急成從已
之欲乃追述王季勤孝之行

本詩有辨

武王成之坊記注

以為武王築城鎬京箋以為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吉
占疏謂記斷章此當顧上下文必著其功之盛美方可

繼以君哉

後儒皆從記注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

以燕翼子表記注訓芑為枸櫞詒為遺言武王豈不念天

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子孫以善謀以安

翼其子也

今皆從此亦通

彼疏云翼助也此證數世之仁箋從

毛芑為草詒訓傳孫訓順翼亦從毛為敬言傳其順天

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生民詩檀弓注引大戴

禮帝繫篇言帝嚳有四妃則姜嫄乃帝嚳妃稷乃帝嚳

子箋以姜嫄為高辛氏之世妃稷非帝嚳子后稷肇

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表記肇作兆注以為祀后稷于

效以配天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于今箋以為后

稷祀帝於郊而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福
以至于今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坊記注以為饗燕非
專為酒肴亦以觀威儀成德美箋從毛傳以德為施惠
及歸俎 顯顯令德中庸顯作憲注以憲憲為興盛貌
箋以顯顯為光中庸疏云憲憲乃齊魯韓之詩 保右

命之自天申之中庸右作佑注以為天乃保安佑助命
之為天子又申重福之箋以為成王官人羣臣保右而
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救之記註允矣 芮鞠之即周

禮職方氏注以芮為水名箋以芮為水內鞠為水外箋

得之

有覺德行緇衣覺作楷注云大也直也箋從毛止訓

大

魚二義亦勝
朱傳從之

無言不讎表記注以為讎猶答也箋

以讎為售

二義稍異
而實同

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中庸

注以為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容德視女在室獨居猶不

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神乎箋以為刺助祭者

在宗廟之室怠惰不敬不念屋漏有神而起愧心維

此惠君祭統注以惠為施惠箋以惠為順生甫及申

孔子閒居注以甫為仲山甫箋以為甫侯 肅雖顯相

書傳注以肅雖指助祭諸侯云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

箋以為肅雖屬周公顯屬諸侯書傳注義長 不顯不承無

射于人斯大傳射作穀注以為文王之德豈不顯明豈

不承成先人之業箋以為助祭者光明文王之德承順

文王之意鄭荅吳模言注禮在前箋詩在後故有異說三

俱未盡善
當從毛義

夙夜基命宥密孔子閒居注訓基為謀言

夙夜謀為政教以安民箋從毛以基為始言早夜始順

天命不敢懈倦行寬仁安靜之政 鄉射禮注引呂倣

玉語以時邁執競思文三詩即肆夏樊遏渠詩箋周禮

注皆不用其說 王制注以辟為明雖為和所以明和

天下泮之言班所以班政教泮水箋以為辟雖者築土

擁水外圍如壁泮之言半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孔

疏以為箋言其形禮注解其義兩相接成 夏而楅衡

周禮封人注以楅設於角衡設於鼻箋以為皆設於角

公徒三萬答臨頤以為二軍孔疏以二軍為是 醢

假無言時靡有爭中庸醴作奏注訓假為大言奏大樂
於廟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箋訓假為升言
總升堂而齊一寂然無言語爭訟帝命不違至于湯
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
九圍孔子閒居日躋作日齊注訓湯齊為躋升日齊為
齊莊假為至以為殷之先君不違天命至于湯而升為
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于民
遲遲然安和天用是敬之命之用事于九州箋訓假為

暇以為天所命契之事世世行之至于湯而當天心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以其德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天命是故敬之命之用事于天下

注記

昭假得之

為下國綴旒郊特牲此綴旒作暇郵以證郵表

暇之義以為田畯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彼疏謂此乃三家詩暇郵者井道相連暇之處造郵舍以處田畯言成湯施仁政為下國諸侯之處所使不離散箋以為諸侯繫心於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綏

箋勝注然毛傳尤當

右

間有賢否雖出管見或不無一得焉其不置辯者則以箋義為正矣

釋文正義異同

毛傳簡質述者各有異同今止存康成一家之說蓋因孔氏正義義取畫一毛無傳者槩取箋義述之惟箋義顯與傳殊始旁取王肅孫毓諸家之說以述毛義否則畧焉然諸家之說固有大勝於鄭者惜其書已亡不可考矣今取其音義見於釋文而孔疏所遺者紀之於左

以俟後之識者擇焉

窈窕淑女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

此揚雄語與毛傳幽閒義本合

孔用鄭中毛故駁揚

左右流之左右王申毛如字鄭音佐佑

孔用

鄭申毛近解用王音然不如鄭

百兩御之御王肅魚據反云侍也

毛公

送御皆百乘則亦當音訝肅此音義併易傳不如訝義長

逝不相好王崔申毛如

字

毛云不及我以相好孔不為疏未詳如字之義

願言則嚏傳嚏路也釋文

路作欸云崔云毛訓寔為欸今俗人云欠欠欸欸是也

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意倦則欸音丘據反玉篇云欸

欠張口也

崔義勝孔

濟盈不濡軌軌舊龜美反謂車轄頭

也依傳意直音犯

今用舊音

將其來施施將王申毛如字鄭

七羊反

案次韋箋云言其將來食亦應如字若七羊反當為請義

二矛重喬傳重

喬累荷也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

可反為兩矛之間相負荷

孔引候人傳以荷為揭義同沈

舍命不渝

舍音赦王云受也沈書者反

鄭訓處孔述毛用之

不寃好也好如

字鄭云善也或呼報反

近解用或訓

聊樂我員樂音洛一

音岳

毛鄭義皆作洛音未詳音岳之義

士曰既且且音徂往也徐子

餘反

既且無傳鄭亦不訓往

會且歸矣且七也反沈之飯反

詳未

義沈

葛屨五兩兩王肅如字沈音亮

音異義同

莫我肯勞

勞如字又力報反

如字非箋疏義近解用之

碩大無朋傳云朋比

也王肅孫毓申毛比必履反謂無比例也

近用此解

人之

為言為于偽反或如字下皆同本或作偽者非

于偽乃鄭義孔

中毛作偽依定本也孔又云王肅諸本皆作為言如字豈王義乎近解皆讀如字

小戎王云

駕兩馬

毛云兵車鄭云此羣臣之兵車孔云元戎先行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申之皆不言駕兩馬

穀旦于差旦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

差鄭初佳反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

作嗟案毛無破字宜從鄭讀

據此則王亦破字然觀徐之且音及韓之作嗟則或

是讀本之異

何戈與殺何何可反又音何

何義未詳

七月毛

傳幽王晚寒謂晚節而氣寒也

與鄭異義而勝之

鬻子之閔

斯鬻由六反徐居六反一云賣

音育也

勿士行枚行

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

行字毛無傳何自知其音銜鄭云行陳銜枚則銜字非釋

行也行陳之行正應戶剛反不當獨為王義釋文恐有誤

烝在栗薪栗如字鄭音

列孔用鄭中毛亦為析薪義

烝然罩罩烝王衆也

呂用王義

保艾爾

後艾五蓋反徐音刈

毛訓養徐音當訓治亦通

共武之服共鄭如

字王徐音恭

近解用恭音

侵鎬及方鎬王云京師

鄭得之王非是

于焉逍遙焉於虔反又如字

於虔反鄭義也孔述毛用之近解用如字為義

不及鄭優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長崔直

良切幼崔音香

辦詳本詩

不弔昊天弔如字又丁歷反下

同

毛鄭皆為至義應丁歷反如字不知誰義近解用之

抑此皇父抑如字詞也

徐音噫

近用如字之義

曰予不戕戕在良反王作臧臧善也

孫毓評以鄭為改字

上二條本詩皆有辨

舍彼有罪舍音赦一

音捨

毛訓除應從捨音

淪胥以鋪鋪徧也王云病也

王用江漢傳義

亦通

飲酒溫克溫王如字柔也鄭於運反蘊藉也

近解從王

誰適與謀適如字王徐都歷反

如字者箋疏義也近解用王徐音

廢為殘賊傳廢快也一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

肅得之本詩有

辨

哀我憚人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不同

音但當訓畏未詳其義

禮儀卒度度如字沈待各反

神嗜飲食釋文嗜作

耆云而至反徐云又巨之反下同

沈徐二反義俱未詳

乘馬在

廐乘馬王徐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

近從王徐

福祿艾之

艾徐又音刈 實維何期期本亦作其音基王如字基音

乃鄭義若如字讀則

期乃期望義亦通

各奏爾能能如字徐奴代反又

奴來反

二反義皆未明

有那其居王那多也

毛無傳孔以鄭述毛莫聞王義

中心藏之藏子即反王才即反

表記釋文亦云王如字解詳本詩

駿命不易易毛以叙反鄭音亦下文及不易維王同詩本

有解

王赫斯怒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

鄭云斯盡也孔述毛亦云盡怒

於論鼓鐘於樂辟雖於音烏鄭如字

解見本詩

昭茲來

許繩其祖武來王如字鄭音賚

說見本詩

聿追來孝來字

同來許 貽厥孫謀孫王申毛如字鄭音遜

孔以鄭述毛近解從

王

先生如達達他末反小羊也沈云毛如字

孔謂毛鄭意同

未詳沈義

柔遠能邇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

孔以鄭申毛其中鄭

亦不同鄭義說見本篇

覆狂以喜狂王居往反鄭求芳反

王義未詳

胡不相畏相毛如字鄭息亮反

孔以鄭述毛

云如何里

王云瘰病也

與憂義小別

其風肆好風福鳳反王如字云

音也

鄭以風切為義孔述毛用之近解從王義

邦國若否否音鄙惡也舊

方九反王同云不也

近從王

慶既令居令力羊反使也

又力政反命也王善也

近從王義辨見本詩

燕師所完燕於見

反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毓皆烏賢反云此燕國

本詩有辨

來旬來宣來毛如字鄭音賚

孔以鄭申毛近解如字

鋪敦淮

潰敦王申毛如字云厚也

近解為厚義而未必同王

懿厥哲婦懿

於其反沈又如字

近用沈音本詩有辨

不弔不祥弔如字又音

的鄭訓至孔申毛從之近解如字

假以溢我傳云溢慎慎王崔申毛

並作順解

孔從慎義

無此疆爾界釋文作介云大也

界字

毛無傳箋疏皆經界義介大未知誰義

既昭假爾假鄭王並音格沈云毛

如字

如沈讀則假音賈訓大當謂王崇之光大亦通

於薦廣壯於鄭如字王

音烏

近從王音

假哉皇考假音暇徐古雅反

今從徐音

耆定

爾功耆毛音指致也鄭吕移反韓詩音同鄭云惡也

紫鄭

云老不云惡鄭字誤不知誰解

朕未有艾艾五蓋反徐音刈

與保艾同

命不易哉易鄭音亦王以智反

與文王大明同

於繹思於鄭

如字王音烏

同於薦

狄彼東南狄王他厯反遠也孫同

鄭作剔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敦商之旅敦鄭都回

反王都門反厚也

毛無傳王義可以述之孔中毛用鄭義近詳亦從箋

昭假遲

金史卷之八
卷二十一
遲假古雅反鄭云假也王訓至音格

孔以鄭述毛
近解從至義

又案陸博士孔祭酒俱生唐初又同在十八人之列然
其釋詩指趣多殊陸實吳人孔為冀產意學有南北之
分與非也孔奉敕為正義故專主傳箋陸之釋文原任
己意自應旁引他說矣諸家之述毛見釋文而不見正
義者前既表出之至釋文所引韓詩及說文與諸家之
說或迴與毛鄭義別而著之於編當必有取焉爾今亦
紀之如左以見陸孔之異同因稍加折衷焉

我姑酌彼金罍引說文姑作𠂔云秦以市買多得為𠂔
不如毛鄭姑且之說為順 施于中逵左傳杜注塗方
九軌案毛云九逵之道義合爾雅杜為鄭國言之故異
義孔辨之良是 不可休息息作思陸孔意異辨見本
詩 鵲巢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陸架俗本作加功孔
云冬至加功所見箋本各異 迨其吉兮引韓詩云迨
願也案鄭云迨及也義各通 寔命不同引韓詩作實
云有也案毛云寔是順 江有汜序嫡能悔過陸以嫡

為夫人孔疑是大夫以下孔得之 渚引韓一溢一否

曰渚案毛云渚小洲也水歧成渚毛義合爾雅 胡迭

而微迭引韓詩作哉云常也不如孔訓更迭義長 終風

且暴引韓云終風西風毛云終日風韓說或有本 死

生契濶引韓云約束也不如毛訓勤苦明當 招招舟

子引韓招招聲也案毛云號召之貌聲貌義稍殊陸又

引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意同毛 中心有違引

韓違徂也案毛云離也鄭云徘徊也毛義長 湜湜其

汴湜引說文水清見底與鄭詩正義渭水清近之箋
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見渭或作見謂陸孔本異辨見
附錄 不我能惱陸云惱毛興也孔云諸本皆作惱養
孫毓引傳云惱興非也惱養義順 碩人侯侯引韓作
扈扈云美貌與毛云容貌大俱通 豳彼泉水豳引韓
作秘說文作眇案毛云豳流貌韓詩訓未詳說文義附
錄有辨 王事敦我引韓詩敦迫案毛云厚鄭云投不
如敦迫明順 室人交徧摧我摧引韓作謹云就也案

毛云沮鄭云刺譏之言當從毛 新臺有洒引韓洒作

推云鮮貌與毛訓洒為高峻俱通 河水浼浼引韓作

浼浼

音

尾云盛貌毛以浼浼為平地韓較長 鄘引鄭云

紂都以南曰鄘引王云王城以西曰鄘孫毓譏肅語無
驗鄭義為長得之 中葍之言引韓詩云中葍中夜謂

淫僻之言案毛云中葍內葍鄭申之云宮中新葍成淫

僻之語不以葍為夜又案漢書注晉灼云葍魯詩以為

夜博雅亦云夜也

玉海引此

皆同韓

不可詳也詳引韓作

揚揚猶道也較毛詳審義為顯 邦之媛也引韓媛援
取也案毛云美女曰媛鄭以援助申之為允 駉牝三
千陸云駉馬六尺以上也孔申傳云七尺曰駉定本云
六尺恐誤孔得之 大夫跋涉引韓不由蹊途而涉曰
跋涉案毛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勝韓 淇澳綠竹引
草木疏辨皆詳本詩 有匪君子引韓匪作邛美貌案
毛云文章貌義勝 個引韓詩說文不如毛義優辨見
本詩 考槃在澗澗引韓作干云磽确之處與毛山夾

水曰澗各通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引韓倩蒼白色盼

黑色案毛云倩好口輔盼黑白分勝韓 施鼠濊濊引

馬韓說文三說見本詩 鱣鮪發發引馬云魚著罔尾

發發然案毛云盛貌馬較優 庶姜孽孽引韓孽作猷

云長貌與毛盛飾義各通 焉得諼草云諼亦作萱又

引說文作蕙或作諼意以諼為草名勝孔 曷其有佖

佖引韓詩至也與毛云會各通 氓引韓云美貌不如

毛訓民 體無咎言引韓體作履云幸也與毛兆卦之

體各通 不與我戍申戍引韓云舍也不如毛訓字明
當 緇衣之蓆兮蓆引韓云儲也說文云廣多案毛云
大也合爾雅 駟介旁旁引韓云旁旁強也案孔用北
山毛傳不得已釋旁旁勝韓 二矛重喬引韓喬作鷁
雉名未詳其義當以毛為正 洵直且侯引韓洵美也
案毛云君也美義較明近解從之 子寧不嗣音引韓
嗣作詒詒寄也不如毛嗣習當 挑兮達兮引說文達
不相遇也案毛云往來相見貌義順 聊樂我員員引

韓詩作魂魄神也義亦通孔云員助語 有女如荼箋

荼茅秀引劉昌宗秀音莠音酉孔申箋秀如字得之

方秉簡兮引韓詩簡運也案毛以簡為蘭當矣 洎之

外洵訐且樂引韓作恂盱案毛云訐大也較勝 贈

之以勺藥引韓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案毛云

香草韓義美矣 還引韓作旋似沿切 儼引韓作嫫音權皆

云好貌案毛云還便捷貌儼利也義長 美且鬢鬢引

說文云髮好貌偲引說文云強也案鄭鬢云好偲云

多才較優 齊子發夕引韓云發旦也不如毛自夕發至
旦明順 行人儻儻儻儻說文行貌不如毛云衆貌
四矢反兮反引韓詩作變變易也不如鄭云反覆 河
水清且淪猗引韓詩順流而風曰淪案毛云小風水成
文轉如輪義各通 不素飧兮引字林云飧水澆飯也
案毛云熟食鄭云魚飧毛訓正 見此邂逅引韓云邂
逅不固之貌不固義未詳當從毛訓解說 生於道周
引韓周作右案毛以周為曲各通 人之為言辨見本

篇及前則 伐駟孔羣引韓駟馬不著甲曰伐駟案毛

云四介馬也義相反韓非是 宛丘引爾雅郭注中央

隆高勝毛本詩有辨 穀旦于差引諸說

見前則

皆不如

毛鄭 予所蓄租引韓云租積也與毛云為也各通

然在栗薪引韓栗作蔘力菊反云衆薪也案鄭以栗薪

為裂薪孔申毛用之未知衆薪作何解 破斧一二章

引韓云錡木屬鉶鑿屬又云鉶今之獨頭斧案毛云錡

鑿屬鉶木屬孔云未見其文亦不審厥狀則毛韓之相

反難辨其孰是 坎坎鼓我引說文坎作鞞韓云舜曲

也案毛無傳鄭云擊鼓坎坎然俱通 蹲蹲引爾雅見前

則與毛異義而俱通 沕然汕汕引說文汕汕魚游貌

案毛云櫟鉏交切也不可易 劬勞于野引韓云劬數也

不如毛 賁然來思賁徐音奔毛鄭全用易為釋意似

右徐而左毛鄭然毛鄭優矣 下莞上簟釋莞與箋異

義箋當矣辨見本詩 或寢或訛引韓訛作譌譌覺也

與毛云動也各通 節南山引韓云節視也不如毛云

高峻允當

何用不監監引韓云領也義未詳當從

毛鄭訓監察

昊天不傭傭引韓作庸庸易也與傭均

義各通

視天夢夢引韓詩云夢夢惡貌不如毛鄭亂

義明當

穀穀方有穀陸作方穀以方有穀為非孔申

毛有有字

山冢率崩率字陸孔音讀各異見本篇

抑此皇父抑引韓云意也不慙遺一老慙引韓云閭也

二義俱不如箋箋云抑之言噫慙者心不欲自彊之詞

也 旻天疾威

雨無正篇

陸以旻天為是孔以昊天為是孔

義勝 民雖靡盬引王及韓詩義勝孔見本篇 哀我

填寡填引韓作疹疹苦也與毛云盡也各通 怒焉如

擣引韓擣作疔以為義同毛與孔疏申毛意異辨詳附

錄 僭始既涵涵引韓作減減少也減少未詳其義

我心易也易引韓作施施善也案毛云說也俱通 緡

緡翩翩緡引說文作𦘒𦘒語也義亦通 出入風議

云風音諷本詩有辨 秉畀炎火秉引韓作卜卜報不

如鄭云秉持 戢其左翼戢引韓云捷音也捷其喙音畫

于左也與毛右掩左義各通 有頰者弁頰引說文舉

頭貌與毛弁貌義相成 以慰我心引韓詩及王義辨

見本篇 營營青蠅營營引說文作營營云小聲案毛

云往來貌聲貌異義而實相成 有頌其首頌引韓云

衆貌案毛云大首貌義勝 紼纚維之纚引韓云笱也

在各切

案毛云綏也俱通 平平左右引韓作便便云間

雅之貌案毛云辨治謂辨治其屬國義長 如食宜饁

宜本作儀韓云儀我也亦通而宜義較順 薄言觀者

觀引韓作觀案鄭云觀多也近解祖韓三星在雷雷

本又當作雷豈謂屋雷乎則在雷猶云在戶未詳其義

無過爾躬引韓過病也與毛云過止雨通董荼如

飴引廣雅董蓼辨見本詩及附錄抹之陜陜引說文

陜陜築牆聲案毛云衆也抹是盛土於器登登方言築

衆義允矣薨薨引爾雅云衆也引王云亟疾也案薨

薨傳箋無釋孔用王義臯門有伉伉韓作閔音亢云盛

貌不如毛云高貌黃流在中傳黃金所以飾流電也

或無飾字陸孔意異辨見附錄 民所燎矣引說文論
見本篇 其蓄其翳引韓蓄反草也翳因也因高填下
也不如毛立死自弊二義合爾雅 崇墉仡仡引韓云
仡仡搖也案毛云仡仡猶言言皆高大也義長 文王
烝哉引韓云烝美也與毛君義俱通 築城伊減又作
洹引韓洹深也不如毛成溝之當 王公伊濯引韓云
濯美也案毛云大也得之 皇王維辟辟音壁又婢亦
反法也與箋異義而俱通箋云君也 荏菽旆旆引郭

璞云荏菽今胡豆案鄭云大豆孔申箋駁郭良是 或

歌或号傳徒擊鼓曰号陸本作徒歌曰号孔以徒歌為

誤孔得之 公尸來止熏熏引說文作醺云醉也案

毛云和說鄭云坐不安毛義長 于橐于囊取厲取鍛

皆引說文辨各見本篇 柔遠能邇引廣雅書注本詩

有辨 曾是掊克云掊聚斂也辨見本詩 天不汨爾

以酒云飲酒變色曰酒又引韓詩閉門不出客曰酒上

即鄭義與韓俱通 耗數下土引韓云耗惡也此義迂

胡寧瘕我以旱瘕引韓作疹云重也與箋云瘕病俱

通 王纘之事纘引韓作踐踐任也義亦通 肇敏戎

公庠引韓云長也不如毛訓謀 鋪敦淮漬引韓辨見

本篇 清廟引杜預云肅然清靜之廟案杜注本賈逵

鄭箋云有清明之德者之宮孔中箋以賈說為非孔義

勝 維天之命引韓云維念也義亦通維當作惟 執

競云執持也又引韓云執服也上即鄭義勝韓 來牟

引廣雅辨見本詩 萬億及秭秭一本作數韓詩云陳穀

曰稊案毛云數億至億曰稊稊乃數名與爾雅合又於
文義為順韓說非是 潛有多魚潛亦作涔音岑引韓云

涔魚池案毛云潛參合爾雅 辛螯引韓作辛赦見本

詩 以車伾伾引字林伾作駑走也案鄭云有力義長

有驪有駱驪引韓詩及字林云白馬黑髦案毛云青

驪驪物色不同未知孰是 狄彼東南狄引韓作鬻除

也不如王申毛為遠義 憬彼淮夷憬引說文作廣音

擴云濶也一曰廣大也案毛云遠行貌義為當 實實

枚枚引韓云閒暇無人之貌案毛云龔密較優 大禧
是承引韓云禧大祭也與鄭泰稷義各通 玄王桓撥
撥引韓作發發明也不如毛云撥治 湯齊日躋引記
注見前則 苞有三蘂引韓云絕也案毛云蘂餘義
長 撻彼殷武撻引韓云達也義亦通 勿予禍適適
引韓云數也不如毛云過也為允

又釋文引韓詩有義與毛同而語暢於毛反足助顯其
義者今亦列之於左 我姑酌彼金罍毛云人君黃金

疊韓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以黃金飾士以梓 柴

苔毛云柴苔馬鳥馬車前韓云直曰車前瞿曰柴苔

生於兩旁
謂之瞿

采蘋毛云蘋大萍韓云沈者曰蘋浮者曰

藻藻即萍

委蛇毛云行可從迹也韓云公正也公正故可從迹

謔浪笑教浪毛無傳韓云起也孔引爾雅注云意萌也與起合深

則厲毛云以衣涉水曰厲謂由帶以上也韓云至心曰

厲 無發我笱發毛無傳韓云亂也 實維我特特毛

云匹也鄭作直云相當值 奔奔疆疆鷄則奔奔然鵲

則彊彊然韓云求匹之貌

鄭申毛云居有常匹行則相隨蓋本毛義

大夫

夙退退毛無傳韓云罷也

中谷有雅雅毛云離也韓

云荒蔚也

陸璣疏本此

雉離于置置毛云毀也韓云施罹

於車上曰置

在我闔兮毛云闔門內韓云門屏之間

曰闔

衡從其畝毛云衡獵之從獵之韓云東西耕曰

衡南北耕曰由

從韓作由

訛予不顧訛毛云告也韓云諫

也

八月在宇宇毛無傳韓云屋雷也予手拮据毛

云拮据也韓云口足為事曰拮据

和樂且湛

常棣篇湛

毛無傳韓云樂之甚也 厭厭夜飲厭厭毛云安也韓

作惜惜云和悅之貌 九臯毛云臯澤也韓云九折之

澤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毛無傳韓云怙賴也恃負也

桃桃公子桃桃毛云獨行貌韓作耀耀徒了切云往來貌

構我二人毛無傳韓云亂也 見覲曰消毛曰覲曰

氣也見韓作瞻云瞻見 玉海引韓作瞻日出也 韓并瞻見二字為一義曰

出故見日氣義相成 視我邁邁邁邁毛云不悅也韓作忼忼字

切 云意不悅好也 覲天之妹覲毛云磬也韓作譬也

箋疏中

毛本此

繇繇瓜瓞瓞毛云瓞也韓云小瓜也 度之

薨薨度毛云居也韓云填也

居謂居之板中填義較勝

刑于寡妻

刑毛云法也韓云正也

貆其德音貆毛云靜也韓云

定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懲毛無傳韓云苦也 繇繇

其庶繇繇毛無傳韓作民民云衆也

王申毛云繇繇然不息蓋祖此義

屈此羣醜屈毛云收也收斂得此衆聚 右諸條或

闡其未明或詳其所畧後儒述毛者未必不取資焉勿以異家而忽之也

集傳用顏注韓詩異同

朱子自言最喜顏監說詩無專家之陋又語門人文選
注多用韓詩章句欲采錄為一冊然二家詩說多有與
毛鄭同者朱子輒不從而別為立解原朱子之意在攻
序不過欲借二家之言助已樹赤幟耳故獨取其異於
毛鄭者而同者則置之也今采漢書顏注說詩之語及
文選注所引韓詩與毛鄭同而異於集傳者列諸左
愠于羣小劉向曰小人成羣誠足愠也顏注云仁而不

遇之詩此正祖序說不言是婦人詩 匪風發兮匪車

偁兮王吉曰非有道之風也發發者非有道之車也偁

偁者顏注云見此飄風疾驅則顧念哀傷周道此與毛

傳同不言匪風發匪車偁但為念周道而傷 同我婦

子饁彼南畝顏注云其婦子同以食來此與鄭箋同不

言老者率之同來 嘽嘽駱馬顏注云嘽嘽喘息貌此

與毛鄭同不言衆盛貌 城彼朔方顏注云朔方北方

此與毛傳同不言靈夏也 蠢爾蠻荆顏注云蠢動也

與毛傳同不言動而無知之貌 吳天疾威弗慮弗圖
顏注云幽王見天之威不思念也 淪胥以鋪顏注云
無罪之人遇於亂政橫相牽引徧得罪也此二條皆與
毛鄭同是刺君不是怨天 聖人莫之顏注引詩作謨
之與毛傳訓謀同意不以莫為定 廼眷西顧此維與
宅顏注云見文王之德而予之宅居也此與毛鄭以首
二章言文王同意不言大王 無然畔援顏注云彊恣
貌猶言跋扈此與鄭箋同不言離畔攀援 止旅廼密

顏注云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芻藳之間與鄭箋同不言止居之衆日以益密 降福穰穰顏注云祀武王之詩此祖小序之說不言祀武成康三王 貽我來牟劉向曰始自天降顏注云言天遺此物也與鄭引赤鳥以穀來事同意不言是后稷貽民 右漢書注綠竹如簣韓詩作綠葍如葍云葍積也薛君曰綠葍盛如積也此與毛傳同並不以竹為綠色之竹以簣為棧鶴鳴于埵薛君曰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鶴鳥見之喜而

長鳴此與毛鄭同並不云鶴食螳 厭厭夜飲厭厭韓
詩作惓惓云和悅之貌與毛傳安義同並無安久足三
義以雅以南韓詩外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
樂大德化之所及並不言二雅二南 緜蠻薛君曰文
貌與毛傳小鳥貌雖稍異然以為貌則同並不言鳥聲
貽我來牟作嘉薺薛君曰薺大麥也此與毛傳同並
不分大小二麥 不震不騰薛君云騰乘也此與毛傳
同並不合震騰二字訓為驚動 右文選注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六